

新興
現代

傳評作家



光華書局

現代新興作家評傳

顧鳳城編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RW7614/13

目次

一	高爾基	一
二	拉甫列涅夫	七
三	格來特可夫	一七
四	法兌也夫	二六
五	綏拉菲莫維支	三九
六	巴比塞	四四
七	辛克萊	四八
八	賈克倫敦	五一
九	哥爾德	五四
十	小林多喜二	六三

一 高爾基

高爾基 (Maxim Gorky) 在一八六九年 二月十四日 生於那夫哥羅 (Ni-Novgorod)，他的真名是彼西霍夫 (Aleksy Maksimovich Peshkov)。他的一生都在艱難困苦之中。父親是一個軍人的兒子，母親是一個城市的紳女，祖父是尼古拉第一世的軍官，因虐待部下被免職。祖父秉性嚴直，行事不苟，他的父親在十歲至十七歲之間，共有五次從祖父那裏逃了出來。在最後的一次，竟得永遠脫離了家庭，從托巴爾斯克 (Tobolsk) 步行到那夫哥羅，在那裏做了覆布匠的藝徒。他的父親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不幸的在高爾基年方五歲的時候，他便染病而死了。

高爾基的父親死了之後，他的母親便帶他到外祖父家裏撫養。他的外祖父本來是伏爾加河畔 (Volga) 的苦力，經過三次的遠行，遂成為白拉甫 (Balakhin) 商人石也夫 (Nagov) 的商隊的商品代辦人，不久又從事於染紗的操作，獲利頗豐，乃在下

那夫哥羅開設一個大規模的染坊。不數年間，他購置了許多作坊和企業，連任行會會長至三年之久，後因選舉手工業首領落第，認為莫大恥辱，遂辭去行會會長職。他是一個很迷信的人，專橫吝嗇至於極點。活了九十二歲，在臨終的前一年（一八八八），他是染過癡癲症的。

高爾基幼年的生活是很困苦的，他的母親是不甚愛惜他的，他的父親死了不久，他的母親便改嫁了。所以高爾基沒有多大受他母親的影響。他的外祖父家裏，人口又是很複雜的，只有外祖母是愛他的，其餘便沒有一個人是愛他的。

他在七歲時進了學校，只讀了五個月的書，便因事輟學了，他的親友都是些目不識丁的人，所以在他幼時的環境，實在是說不到受到什麼智力的影響。

他在八歲時便在一家鞋鋪中做學徒，後又在圖案家做徒弟，一年後，因生活條件的痛苦，便又離開，在輪船裏做了廚師的徒弟。廚師名史慕利（Mikhail Antokovich Smury）是一個年青的退伍的下級軍官，富於體力，是一個深思博學的人，他引

起了高爾基讀書的興趣，以前他是對於一切的書籍報章都是仇視的，但經過了這位廚師先生的諄諄善誘，高爾基就很愛起書來。他後來在文學上的成功，都是在此時打好基礎的。他所讀的都是些通俗的浪漫小說，對於他最早的作品當然不能說沒有影響。

高爾基在十歲時即開始作日記，從生活中及書籍中所感受到的心得和感想，全都記起來。他以後的生活更複雜了：販賣神像，做過路警，在陋室中住過一個時候，週遊全國者好幾次。一八八八年，在喀小（Kasan）為旅客，開始與學生們相識，並參加自修班的工作；一八九〇年，開始了流浪的生活，從下那甫哥羅，蔡利正，唐（Don）烏克蘭，直至倍薩拉比亞（Bessarabia）再到克里姆的南岸及黑海的科彭（Kuban），一八九二年十月寓於蒂佛里斯（Tiflis），在「高加索」報紙上第一次發表了他的著作「Makar Chudra」這篇文章頗受一時人們的讚揚。自移居於下那甫哥羅後，漸從事於小說的創作，陸續發表於「伏爾加」報上，和「俄國新聞」

上。

一八八三年與九四年之間，高爾基在下那甫哥羅與科洛連科 (V. G. Kurelenko) 相識，科氏給了高爾基以很大的幫助，那時科氏正在辦一種月刊，曾將高爾基的折爾卡士 (Chelkash) 登了上去。一八九八年他的短篇小說，集為兩卷出版。

所以高爾基的第一個教師是當過兵的史慕利廚子，第二個是辯護士拉寧 (Lanin)，第三個是超社會的卡留齊尼 (Kalinin)，第四個便是科洛連科了。

他的成功是可驚的，在第一次革命以前，除去托爾斯泰以外，他要算是最受人歡迎的了。他的訪問記呀，照片呀，報館裏連印都印不及。個個人都想看一看高爾基是個什麼樣子。國際間的聲名也傳播得非常快。德國對於他簡直好像發了瘋似的，他的名劇沈淵 (On the bottom) 於一九〇三——四年竟在柏林接連不斷的開演了五百天。

高爾基是個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問題小說有歌爾狄葉夫 (Foma Goudyev) 三

人(Three of Them)等。但最早有這意識的却始於一首詩海燕之歌(Song of the Petrel)，這首詩是未來大革命的寓言。他在實力上也曾切實的幫助了革命，他予以不少的經濟的援助，他一直幫助到一九一七年第二次革命的成功。

他於一九〇〇年被捕，一九〇二年釋放；一九〇五年又被捕，釋出後，即自辦一報，幫助布爾塞維克，還做了許多篇論說，其中有一二篇是說托爾斯泰與杜思退益夫斯基是小資產階級的。

一九〇六年他離俄赴美，受了各國的歡迎。後來他又跑到意大利，在那兒一直住到歐洲大戰，聲名大振。但本國的知識階級卻對他極其冷淡，從一九〇四年以後他的作品有勞工讚揚了。他本來也不想大人先生們看他的作品，好在他的著作能够深深的打進勞動階級的心坎，他就很滿足了。

大戰後高爾基成了一個國際主義者，竭力替布爾塞維克帮忙。一九二二年移居德國，一九二八年回到俄國去住。

高爾基的著作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是從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九年，是他創作短篇小說的時期；第二期是從一八九九到一九一二年，是他寫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和戲曲的時期；第三期是從一九一二年到現在，是他著作回想錄的時期。

高爾基是現代最偉大的無產文學家，因為他早先做過下等的工人，所以他特別了解「地下層」的生活。他最初所研究的，是小手工業的勞動者，無政府主義的流浪人，以及一切受盡蹂躪的被剝削與被壓迫的人，他研究他們的生活，表現他們的憤怒；他聽見他們的幻想，他同情他們的興奮，他們的脫離黑暗生活的努力。他很深刻地觀察這般勞動者的生活狀態，他深刻地考察勞動者的痛苦的來源。他在他的偉大的傑作——母親裏面反映出這些勞動者怎樣走到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怎樣發見真正偉大光明的理想和目的。

所以，高爾基是一個政治家的文學家。高爾基是一個最偉大的政治家的文學家。他和他的階級，根本用不着掩蓋自己的政治目的。高爾基所認為貴重的，是革

命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高爾基能採取和運用舊文化之中的最好的成份，能夠用批評的態度估量舊的文化的遺產，他的作品裏面吸收了俄國的以及歐洲文學的精華，他無情的拋棄下一切所謂「文明」的假古董。他說：凡是輕視政治鬥爭，否認階級文學的人，大概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還沒有了解國際革命任務的能力，一種是真正的文化和社會主義的敵人。

去年是高爾基創作活動的四十年紀念，蘇聯以及全世界都有熱烈的慶祝，中國的左翼文壇在去年也表示了熱烈的祝賀，祝賀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者——高爾基，永遠為社會主義文化而努力！

二 拉甫列涅夫

拉甫列涅夫 (Borio Lavrenko) 在一八九二年七月四日生於南俄的郝爾桑一個小城裏。

那時拉氏的家庭是一個半破落的貴族的家庭。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開始發生的貴族經濟的危機，到了農奴解放後就大大的崩潰起來，好多的貴族從此就破產了。在這頹廢的貴族的園庭裏生長了商業資本和少壯的俄國的資產階級。

拉氏的外祖母是一個貴族，後來因為家道零落和丈夫的行爲不檢，不得已到一個地主的家裏去當女管家人。她的丈夫當家產蕩盡了之後也走開了，給她留下了一個唯一的女兒，這就是拉氏的未來的母親。

他的母親是在極艱苦的環境中養成的，她在波爾達瓦的中學畢了業，便到伯利斯拉夫去當小學教員。

他的母親在當教員的時候認識了一位男教員，於是就做了他的妻子了。拉氏就是這婚姻結合的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兒子。

拉氏在幼時是生長在家庭的愛的懷抱中，幼時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在九歲的時候便進了郝爾桑中學。

在中學校裏，拉氏爲反對那時的官僚式的教育，曾領導過罷課風潮，曾被學校當局開除過二次，所以在畢業時，他的品行分數是很低的。

中學畢業後，拉氏入莫斯科大學法科。一九一五年春畢業，名次考得很高，畢業後留校預備做國際法教授。

但是這時世界大戰已經沸騰了，他的同輩在前線上都陣亡了，他也不能留在後方了。

他入到那時聖彼得堡的砲兵學校，受了六個月軍事訓練之後就往戰場上去了。他在那裏直到了戰事完結的時候；在戰場上受了傷，中了毒氣，受盡了那時俄國軍隊所受的一切痛苦。

因爲同士兵的接近，才使他認識了從前所不曾十分了解的舊時教育的黑暗。因此，在革命時，他在莫斯科軍醫院養病時，熱烈的參與顛覆沙皇的工作。

一九一七年秋他出發到羅馬尼亞的前線上，同他的軍隊受盡了可怕的潰敗與逃

亡，但因為他同士兵有很好的關係，所以在軍官們亡了之後，就都舉他為長官，他把這砲兵營完全整頓起來，保存着一切大砲，開到幾輛，由那裏回到莫斯科，這裏十月革命已經告成了。

他離開了軍隊，在給養局做了一年工作，但在一九一八年末因為白黨的進攻，他又去到前綫上，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他在紅軍中做鐵甲車指揮和烏克蘭砲兵司令部參謀長。

一九一九年拉氏受了傷，於是他由衝鋒陷陣的部隊而作軍事教育的工作。

直到一九二三年，這兩年來他任土耳其斯坦紅軍報的代理編輯，一九二四年決然退伍，來到蘇聯北部的京城——列寧格勒，照常的住到現在。

拉氏文學的活動雖然已經開始了很久，但實際上他的文學的活動却始於一九二三年。雖然在短時期間戰爭使他拋開了文學生涯，可是同時戰爭給他了無限的觀察的預備和英勇的經驗。當投筆從戎的時候彷彿是一個充滿着幻影的孩子，歸來的時

候就是一個清醒的，了解人生的成人了。

在英勇的戰爭和偉大的革命的時代，他耳聞目見的，一切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

在近五年來他作了六部書和幾個戲曲，其中一個關於十月革命時俄國軍艦的戲曲炸毀，得到很大的成功，蘇聯的各戲園已經演了兩年了。

他的文學作品最風行的有：風，第七個旅伴，第四十一，平常東西的故事，後二部均已製成影片，在俄國開映。

拉氏在蘇聯文壇上是屬於所謂俄國革命的「同路人」一派的。

這裏我特別要介紹的，是拉甫列涅夫 (Boris Lavrenko) 的第四十一，這部小說，是健全的無產階級的心靈的描寫，是革命的前衛階級的行動的敘述；我們在這部小說裏，非特可以看到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英勇而健全的氣魄，也可以展望着偉大

的無產階級的勝利。

拉甫列涅夫是堅決的走上十月之路的作家，他雙足堅固的站到革命的立足地上來謳歌十月，謳歌光榮的世界十月的勝利，頌揚紅的，詛咒白的；他心靈裏燃燒着顛覆舊統治權的憤火，敵視一切的剝奪階級，憎惡一切的十月的敵人；他內心裏迸發着燦爛的天才的火花，充溢着革命的熱情與偉大的力量，站到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描寫十月，描寫這大時代的血花，描寫這大時代的暴亂，描寫這大時代的壯美，描寫這大時代的英勇偉大；這些，不但「同路人」不能同他相比，即無產階級的作家對之也有遜色的，雖然名義上他還是屬於「左翼的同路人」，而未列於無產階級作家的營壘裏去。

我們看第四十一中作者用藝術的手腕寫出那光豔奪目的「復活節染紅的雞蛋」似的紅的黨代表和他所負的「爲全世界勞動者而犧牲的」嚴重的革命的義務與無限的內心的力量。

「他信的是蘇維埃。是第三國際，是非常委員會和粗糙而有力的手指中所握的沉重的烏黑的手槍。」

他帶着那由哥薩克的重圍裏衝出的二十三名紅軍和馬柳特迦在那暗淡淒涼的中亞細亞的沙漠裏忍受不能忍受的飢寒與困苦到自己的前方司令部去。

他爲着「全世界的勞動者」；爲着「革命的天職」，在這沙漠裏食量盡了要「殺駱駝喫，吃完了自己互相殺而食之。」「或許不能都到，可是要走呢。」「命令一下——就完了。抗命者槍決。」

到了阿拉爾之後，他派馬柳特迦解着俘虜由海路出發往前方司令部去，在開船的時候，向馬柳特迦說：

「你做班長！一切都要你負責任的。俘虜看好些。……死活都要把他帶到司令部裏去。要是萬一遇見白黨的時候——不要拿活的交給他。呵，開船吧！」

書中的主要的女主人公——也是革命的典型人物——寫得更其生動有力而感人

了。

她是亞斯特拉汗附近，沃瓦河下游，一個蘆草圍繞的三角洲上一個漁村裏漁夫的孤女，粗率，莊重，女英雄式的貞潔裏含着深刻的溫柔的女性。她打死了四十個白黨，時時帶着「她媽媽的」口頭語，會用手槍把她的同志——向她擠眉眼的新入伍的匈牙利人，打落了他三個牙，她帶着土耳其的皮帽子，「好似岸上蘆葦似的細細的身條，棕色的髮結上繫着花結……帶着淘氣的貓一般的閃光的眼睛。她最愛幻想愛作詩，愛聽故事。」

她作詩是失敗了，可是她打鎗打得異常的好，「子彈出去向來是不落空的。」可是這次她「一生第一次的打落空了；」當她聽了紅的黨代表的「馬柳特迦，瞧着那軍官打！」的指揮的喊聲的時候，「從容的端起鎗」，帶着相信的喊聲：「第四十一，他媽媽的！」話未說完，那穿着藍軍衣……刺刀上掛着白手巾，高高舉起鎗的人——「馬柳特迦死簿上的第四十一」，就做了將來的荒島上的她的「可愛的藍